

夢筆
生花

文章游戲

上冊

行刊社應供書圖通



新式
標點

夢筆生花前集

遊戲文章

杭城里巷名賦

紀武林之勝地，依鳳山以爲城，積善民風，無非助聖，太平景運，莫不忠清。耀文星而三元丕顯，臻仁壽而百歲光榮。高冠祿養以娛親，恩承皇誥，五老鍾靈而毓秀，兆卜清平。十字箴規，無假四條之法，八街洞達，爭看五福之迎。於是天官法官，司馬威儀，方伯無鬪富之風，行同高士，六官佈惠民之政，化被孩兒。寬以濟猛，則金剛弩目，猛以濟寬，則鐵佛低眉。張御史之繡衣，伊可懷也，包龍圖之冷面，如將見之。爾乃入太廟，由義門，千載功穿硯瓦，三年兮跡避花園。映瑤月以吟哦，爲惜韶華冉冉，對金雞而研究，居然文錦軒軒。望重奎烜，日與賢士，勳隆弼教，合報師恩，保佑無私。咸應廣興之運，福緣有自，莫非忠孝之敦。至其捍禦乎千步之坦，運籌乎三撥之勝，後營齊肅，氣象彌增，軍督森嚴，威風俱稱。問米山於何處，倉開則餉步豐盈，指旗纛而長新，鎖健則都司寧靜。仰皇清之澤，萬國平安，樂太和之風，四方延定。時維淑氣氤氳，和光蕩漾，梅東月出，儼然如扇子團圓，燕子風斜，恰爾似剪刀上下。斷河送客，柳翠方新，夾道尋芳，桃花漸放。夜慶春兮蠟燭紅搖，晝熙春兮琵琶音暢，或靈運之登山兮，木屐來遊，或陶氏之雲居兮，草鞋資養。偶逢鬧市之青帘，盡醉東園之白釀。乃若酷暑生，炎威逼，竹竿籊籊以凌霄，荷花亭亭而淨植，窗環翠樹之濃陰，池湧金蟾之皓色。涼生竹椅，道院勝秋，風定水溝，碧波如拭。枝頭蟬噪而輕揚，葉面螢飛而欲熄，甘澤降兮跳珠，青雲覆兮垂鵬翼。更觀九曲隄邊舞葉，南園戶下鳴蛩，瑞石仙遊，仙去誰招寶鶯，錢塘夜泊，夜深聽打銅鐘。小粉牆西，方舒桂粟，十三灣上，已茁芙蓉。遠山明兮，淺漾螺獅之色，霜髯易兮，空嗟頭髮之容。望江柳之氍毹，長驅白馬，候潮頭之滾滾，怒捲青龍。泊夫柏枝秀自三冬，灰塵飛於六管，風高鐵

嶺，舞雪旋空，霜淡小橋，征人緩步。三橋址畔，見梅影之橫斜，一畝田間，聽雁聲之宛轉。灰團熾兮，時擁寶極之鑪，燈心燃兮，獨坐山人之館。則夫望紫陽而思舊迹，登艮山而溯遺風，功涵大井兮，利澤早推夫郭璞，城懸雙井兮，精忠遙憶乎五公。射怒潮而三枝晏息，建瑞塔而七寶玲瓏，入桃園兮，風流頓易，弔楚妃兮，往事成空。弗以前人而眷眷，試看今日之隆隆。他如吉祥之可徵也，則金枝九莖，豐禾雙熟，獅子攜擎，麒麟率服。豐寧之有象也，則珠寶輝煌，絲綢攢簇，洋瀾交通，牛羊繁牧。井名義井，知清井之澄鮮，河號中河，協河清而淳蓄。清泰者名物之亨嘉，清寧者乾坤之化育，此蓋天地之大福清也，亦無往而非大清之福也夫！

繆蓮仙曰：『冠冕堂皇，而裁對精工，自然合拍，可謂人巧極而天工錯，雖曰游戲，已臻文章之極軌矣。用冠斯集，誰曰不宜？』

新妝賦

曉漏徹銅龍，宿火合金獸，微微曙色窺，暗暗雲屏透。一枕游仙畫未成，半牀紅玉衾斜覆，沉吟殘夢，生憎鸚鵡頻催，猶怯餘寒，先問海棠開否？惟茲宿量將銷，早是新妝時候。於是鎖園開，紗窗掩，理薰籠，吹蘭焰，日麗深閨，晴添小院，香奩初起，斜欹楊柳之腰，菱鏡方張，整理芙蓉之面。蓬鬆雲鬢，隱隱堆鵲，錯落金釵，雙雙飛燕。碧璽朱華，明璫繡鈿，既珠絡兮寶裝，復象掃兮玉填。衫飛百蝶，翡翠爭明，裙畫三湘，猩紅奪豔。澄澄兮秋水清提，曲曲兮春山婉娈，窗迎早旭，嫣然秀色堪餐，簾捲東風，朗若髮光可鑑。裝照方成，端詳未已，衣香拂拂，知鳳履之將移，珮響珊珊，識富腰之較細。翠翹斜正兮，問自何人？眉嫵淺深兮，詢之妓婢。生生兮碧玉裝成，冉冉兮彩雲飛去，立花苔兮，峽蝶迷，臨曲檻兮，金鱗起，而質天生兮，南國無雙，冶容絕世兮，北方有幾？相逢兮羣玉山頭，歸去兮蕊珠宮裏。眞仙子兮，是也非耶？生菩薩兮，天平帝矣。乃爲歌曰：『自是風流迴絕倫，生來雅稱掌中身，分明收罷尋芳去，行

入桃花不見人。

繆蓮仙曰：『顧影徘徊，風流自賞，閨中情態，描寫入神。一生愛好是天然，讀此令人神往！』

嘅貧賦

以酒色烟賭
人煩大爲韻

盈則必虧，盛則正入，運逢其泰，前人創業而成家，數值其衰，後輩出乖而露醜。惟破落戶之子孫，實衣冠中之飛走，首表一長，先耽三酉，破除萬事無過，斷送一生惟有。那得管公雄辨，朝朝每鑿二升，絕無太白仙才，夜夜恆酣一斗。惜花春起早，不用烹茶，愛月夜眠遲，祇宜釀酒。塵雖生釜，得青蚨且付壚頭，婦可無禪，沾綠蟻聊餬子口。麴蘖可嗜，溫柔尤癡，何必登徒子始有淫行，縱非齊宣王也知好色。田姬野嫗，乍邂逅胡帝胡天，丐婦村姑，久綢繆傾城傾國。雲鬟高聳，愛他色比鵝黃，玉體橫陳，羨煞膚如黑漆。齒期早約，半夜三更，草鋪籐床，千金一刻。爾乃花晨月夕，飯後茶前，相思草最同臭味，淡巴菰獨有姻緣。寧可三日不食，不可一日無烟。始也未盡黃金，鸞帶銀筒，腰間繫矣，既而全無白物，猴頭竹管袖裏藏焉。幾件藍縷衣裳，遍身油污，一室臃腫地土，盡是痰涎。本非瘡癤之鄉，奚待消煩而解悶？並少酸鹹之味，徒然耗血而損年。更有一奇，專攻於賭，豈無智慧，不用夫文學之中，別有肺腸，獨竭於搏菹之府。非必紅爐暖閣，燒殘銀燭三條，不過破屋低簷，坐盡瞧樓五鼓。雪花似掌，未覺嚴寒，蚊嘴如錐，渾忘溽暑。杖頭盡矣，不免售田而賠房，囊內蕭然，尚可貨杜而賣礎。若夫愚不可及，癡更難挨，弄巧成拙，似乖實駘。誤打算盤，豈盡呼盧浮白，錯尋門路，非徒柳巷花街，置瘠薄而棄台腴，且翻便宜之占，賣田園而修房屋，自誇興造之才。天窗可開，當器皿而賠酒食，雄寓既戴，拿過巧而墊錢財。賣爆竹放而倩別人，不知其非矣，翻芝蔴膽而刮糖餅，亦何所取哉？又若楮不勝書，言不可彈，既負人間徹底癡，伏成天下無雙懶。有人賜顧，忙答拜已過三朝，無事貪眠，急披衣又將半晚。燈油瓶於地下，伸手難扶，落棗見於樹頭，開口便啖。當門而蛛網成簾，入戶

而塵灰作毯，覓硯水而不得，輒用吐津，索酒杯而未來，何妨茶盞？至若趾高氣揚，心雄言大，屢誇自己當日家私，常表先人昔年聲價。胸中全無知識，評時賢學問淺深，門第亦止平常，談親戚無稽話把。張公雖壽高八秩，五服外我是尊親，李文雖列位三台，百年前他爲鄰舍。記得舊時同席，某先生在首坐而不辭，難忘路上相逢，那長者騎牲口而不下之人，也遇事生嗔，逢人便罵，一任千人恨而萬人恨，他只天不怕而地不怕。噫！此溝渠之所以有餓葷，而街市之所以聽化也哉？

繆蓮仙曰：「文奇韻奇，可以警世，可以醒世。」

由吾賦

以較短絮長惟利是圖爲韻

惟吾性之所樂去，每留意以常數，集知己兮門葉，須尅期而會鈔。輸贏認真，錙銖必較，藏籌馬而鼠竊鷹偷，探珠盤而蜂喧蝶鬧。縱至一貧如洗，未必心回，而憐舉國皆狂，誰其夢覺？翳由吾牌之爲物也，新試者恆善其光，善藏者惟取其短，貴不可言，相其背而紋似龜形，勝莫能必，入吾手而危如雀卵。初發則輕若雲飛，已落而飄然轉散，千聖朝之明禁，啓人心之虛誕者也。各自矜奇，互相比絮，有文武之分，有皮綿之別。廿一種種種六張，三四家家一轍，既爾詐而我虞，愿此優而彼劣。忘冬日之嚴寒，消炎天之毒熱，其抹牌也不亂其行，周而復始兮，若水碓之下池塘，其發牌也必極其詳，精而且密兮，若輕梭之織縑，細心思活潑，意氣飛揚，打彩而備夫酒食，扣管則出其銀洋。既兼收夫衆美，自可取夫一長，賢者而後樂此，衆人何莫由斯？四筵圍坐，蛙步不離，左宜右有，制勝出奇。椿前逆料，事後思維，心灰者慨其嘆矣，手旺者求則得之。此固謬以千里，實則差之毫釐，事稍優於武局，品實遜於博戲。不假馳名，惟求獲利，縣張兼將，誠則翼之與京，搢子開招，所謂出乎其類，第亦偶然，何能屢試望挑客之嘗來，有囊家之足試。當局而決其勝負，旁觀亦飽其旨甘。然而忽富忽貧，時憂時喜，視親如仇，用錢如水。何人

心之熾熾，而一至於甚，則蘭台夜焚，惹起鬱攸爲祟，男女雜坐，頻來奸盜之圖。誰爲智士，盡屬愚夫，倘其有利而無害，多贏而少輸，斯爲美矣，不亦樂乎？

繆蓮仙曰：『崇戲嘲笑，隱風勸戒，兼而有之。』（或作游和卽葉子戲）

西湖秋夜玩月賦

梧桐葉落，天下皆秋，寒來暑往，歲月如流。人生行樂，富貴何求？維日不足，秉燭夜遊，或命巾車，或駕扁舟。或登峻嶺，或上高樓，無風落帽，有月當頭。鏡懸可鑑，弦上如鉤，光涵雲漢，色滿山陬。忽驚宿鳥，忽起眠鷗，得不開懷痛飲，昂首長驅，況乃長天一色，萬籟無聲，遠山淡淡，近水盈盈。宵漏初動，暮烟欲平，一輪在望，西湖同明。素琴三弄，圍棋半稱，閒憑曲檻，小坐前楹。設以几席，徹以燈檠，棹歌齊發，漁唱相迎。遊戲及此，足暢幽情，但見枯楊遍岸，衰草連湖，頓開屏幃，旋列畫圖，霞光漸淡，星影橫鋪。如飛玉盤，如浸冰壺，牀前如霜，波心如珠。於斯時也，不亦樂乎？不禁舉頭而歌曰：『秋光爽氣溢寥沉，夜正長兮情不竭，伊人宛在水一方，隔千里兮共明月。』又歌曰：『秋水蒼茫秋月孤，一天涼影入平蕪，幾回庸向嫦娥問，照見伊人住處無。』（繆良）

丁未中秋前一夜，同人泛湖，酒酣耳熱，分開各製雜文一首，予拈得是題，小賦成，此時漏下三鼓矣。（自記）無卮言賸語，篇幅恰好，逸趣盎然。（曹僊耨先生）情景如畫（仰齋翁備）

余爲傳

爲字必爲，一字莫爲，姓余氏，先世山東曲阜太原琅琊，乃其別派。南渡居杭城西北隅，遙遙華胄，代有傳人。曾祖諱之才，號人望，以學優司鐸管城有聲，世所稱老實先生者是也。才舉四子，聰明睿智，生能爲，咸以學

業世其家。爲自幼力學，博覽羣書，有大志，與茗溪穎君、端溪石君爲莫逆交，時時不離左右。穎君頗厭之，謝曰：「石君堅重可友，子老而禿，無能爲也。」爲終不釋手，與荆川太守得意疾書，終日不厭。有歛田數頃，雖種不肥，窘甚，環堵蕭然。爲讀史慕宗元、幹祖士雅之爲人，時擊節稱道，又不急於自見，世亦未許其自見者。有山水癖，嘗欲邀穎石諸君卜築湖上，攜琴弄鶴，追和靖高風，繪戴笠圖，并作瓶罄生答客問，以見志，俱見爲文集中。年近強仕，尙冷一氈，以母老失明，仍以此餬其口，以養其親，非爲志也。經歷東西踰千里餘，性狷介，所如輒不合，然亦未嘗忤物，賦詩自遣而已。詩曠達，無艱澀不吐之病，寓東城時作尤富，近自離爲八卷，名曰夫須草堂稿，錄而未鐫。寓西溪，有感懷數十篇，杭州竹枝詞百首，後有秋心館雜詠，其里居姓氏俱不載，不知爲何時下帷。於是味其詩旨，切而哀，嗚呼，亦可見爲之遇矣。後爲年漸老，或遇成不遇，均不能詳，或曰爲遠遊京洛，或曰隱在兩湖之間，予遇穎石諸君問之，所不知云。

咄咄道人曰：「浩浩乎其氣，飄飄乎其神，世第見其形，而終不知其心超然特立，卓爾不羣，不類夷惠之行，寧甘原憲之貧，千載而下，可想見其爲人。」繆蓮仙曰：「笠生有才不遇，而著作等身，天殆嗇其遇，以奢其名乎？讀此輒仰天而吁！」

夜顛傳

夜顛杭人，不樂姓名，傳故不載姓，古怪往往露奇氣，世謂爲狂爲腐，家人以顛目之。乃曰：「狂太高，腐太淺，顛之目甚當。」因號夜顛。其稱夜者何？蓋好讀書，嘗焚膏繼晷耳。狀貌之羸瘠，亦職是故。初好酒致病，老母憂之，漸廢飲，飲亦不放也。又好色，然不近女子，有怪之者。夜顛曰：「花有色，人好之；子之好色，猶人之好花，然使近女子是好淫，非好色矣。」人由是奇之。喜剛直，遇委曲而數之，謝過乃已。少文節，竟絕交。所作事悉陳於廣屋中，無諱。

二、三后交，以故多相重。家貧，僅從不律餬口，賣字得錢，薪水外輒買書閱。喜人談鬼神雷怪事，曰：『排我牢愁。』平生好吟詠，興至卽成，否則無隻字，亦不強作也。困於儒，思棄去，以親命故不果，至今猶碌碌塵世間。

繆蓮仙曰：『醒香少負奇氣，此特自爲寫照。』

琴書傳

琴書者何？非琴與書也，乃琴而兼書者也。知非真琴書也，乃似乎琴與書者也。夫琴以怡情，書以娛目，愛琴與書者，常抱之而眠，枕之而臥，不啻如名姝，如密友。然琴之無異於書，猶書之無異於琴，可以永朝而永夕者，此也。然琴則吾指之爲琴，書則吾指之爲書，琴則不能爲書，猶書之不能爲琴也。琴而兼書者，孰謂謂知心青衣也。知心青衣，曷爲謂之琴書？曰：『此章子劍華枕之而眠，抱之而臥，而樂而消憂者也。蓋其命名時，意有托矣。』琴書姓吳氏，本名士賢，淮陰人，少失恃，父老而窮，傭於人。士賢寄食於舅氏，舅亦生計拙，薪水不能支，士賢乃擇主覓食。適章子客淮南郡守署，購小奚給使，令有介紹士賢來者。章子一見悅焉。士賢貌不逮中人，顧恂恂然如不勝衣，聞之許差慙殊可憐，髮多而長，體雖癯，不足掩骨，聲作態。章子默然喜曰：『吾寂處，此一物足消我憂矣。』問其年，甫弱冠，問其值，歲四金。章子勉力許之，更名曰琴書。琴書在傭伍中，少而柔，羣思染指焉，以言挑之，伴不解，終不答。不逞者思強魚肉之，輒擊手而去。主人微伺焉，謂其介，未敢犯，恐遭茲後拒爲恥，追隨數月矣。同起居一室中，惟心憐之，恆爲之下帷覆被，以將其愛。琴書防外侮，自扞甚嚴，雖暑後不解禪而寢。一夕月色入櫺，光照四壁，琴書塞帷熟睡，體與月映，玉潤瑩然。章子自外入，見之不勝情，微撫之，琴書自夢中驚耀。章卽抱持之，接以唇，嘔嘔有聲。琴書正色曰：『相公何爲者？請自重，無爲旁人窺。』琴書何足惜，得不爲相公聲名累乎？章子踞而請曰：『自子來，吾卽有心憐子久矣。今發乎情，子忍漠然相抑耶？』曰：『相公起，人非草木，豈竟無知自某侍左右，相』

公未嘗以疾言遽色加我，豈真我善事主人，不遭譴責哉？特相公姑息含容之耳。且某有時無禮，語不巽，相公若不聞，平日加惠於琴書者甚渥。相公家，某稔知貧素，書記之祿又薄，日用費尋常，雖一錢不輕使，顧琴書有所請，必勉強以徇。匪獨相公念琴書，琴書亦爲相公心死矣。思有以報主恩，而未得當也。卑賤陋惡之軀，胡足酬德？寧敢自惜，特恐爲相公累耳。章子曰：『子真可見哉！聆子言，兩情默契足矣。第此中怵怵動，何以慰我調饑耶？』琴書低頭不語，主人抱而接之。從此寢處在一榻，其所以固結主心，曲盡綢繆者，章子不忍言，余亦不得而知也。無何，章子之妻死，踰跣奔喪歸，勢有不可挈以偕行者。因與約一月爲期，給之費。時郡守方入覲，就銓部候別補，瓜時尙有待。琴書計曰：『相公殆不來矣。』而琴書之父若舅，又皆不能存。琴書不獲已，委身商家，商故大滑，以貲自雄，驅策追隨，日不暇給。未幾，章至，聞琴書別有主，神魂黯然，寢食交廢。或解之，章曰：『吾素知琴書，此不得已而去，我負若，若不負我也。』一日造新主所訪之，不遇，遇諸塗，主人在焉，不得交一語。章遣人致殷勤，琴書淒然對使者曰：『君爲我好語相公，相公不言，某寧置之。且主人枉駕臨我，我反不一顧，天下有此禮乎？我所不得去者，迫於成也，吾必以計出。』某日請無他適，以待我，此一刻千金時也。『屆期果至，耳目衆難深言，相率往蕭寺中，敍契闊。』章子贈以貂領一手記二，佩帨之屬，種種曰：『吾今與子已矣，惟締來世緣耳。』觀此，領與手記，庶幾念吾交頸攜手時乎？善事後人，從此永訣。『琴書鳴咽不能言，旋自解其髮，且解且泣，遂拔所佩刀，截一縷以贈曰：『平素相公愛吾髮，今無以爲別，惟此爲父母所遺，聊表吾意，相公請自寶。』某此心惟天可表，雖海枯石爛，必不相負。倘得機緣，寸札相招，我立至，覩物思人，永訂後期。』言迄，淚如雨下。古人云：『一聲何滿子，雙淚落君前。』誰謂男子之情異乎？章子歸而惆悵失次者，無虛日。蓋始而戀戀，中而皇皇，終而惓惓，恆托之歌詠以見志，每一句之中三致意焉。會其不篤哀其屯也，因其請爲之傳。嗟夫，琴書有樂以消憂者也，今反以滋憂乎？吾未知抱之而臥，枕之而眠，以永朝永夕者，又在何日哉？

繆蓮仙曰：『有情有景，有聲有色，青衣得此，烏可不曲曲傳之？』

雙女傳

先女者，寧邑富家婢也。富家婦早寡，以貲依族人，設藥肆市中。武林潘七郎家貧，少美姿容，乾隆間遊至寧。富家俱知精韓康之術，因留佐會計，狀頗醇謹，內外事悉委之，得縱出入無所問。二女者，年長且麗，見潘心動，潘亦乘閒相挑，因有盟約。然富家之法嚴，二女懼事敗受禍，各以私財贈潘，令反抗謀生產，且爲自贖計。適事機已露，富家立召媒媼，以長女歸賣漿者爲婦，而留次女待潘來贖。潘聞殊無悲喜，日挾金遊妓家，縱飲博爲樂。次女催督既迫，則以財匿辭，女益倒篋相與。潘利其貲，佯許諾，買舟滿載歸，不復以前事爲念，令人就旁舍訂姻，欣欣誇富翁矣。女久不得報，乃覓人寄書召潘，凡十餘反，潘卒無片詞相答。最後富家之老僕，以事至杭，因見潘慷慨語曰：『彼女子猶如是不二，君男子獨無信乎？且君必以婢爲賤，曩昔固不當狎之，狎之而又誑其財，今其囊無一錢，日望君至，晝則屏絕飲食，宵則嗚咽達旦，君不至，有卽死耳！吾輩固不忍坐視，然卽再至，彼亦非錢樹子，借貸已絕，又寧能籍郎君爲贖身符耶？愿得一言往復，毋薄吹人泉下怨吾輩也。』潘遂大書一簡，令疾賣去。女得簡，熟視密詢老僕，歸房一哭，解紅巾以自縊死。長者來，號呼小妹不置，向以鬱鬱染疾瘠甚，歸未幾亦死。潘與富家往來遂絕。客有告余者曰：『方二女贈潘時，金指環蓋累數十，他珠翠衣飾稱是。』又聞長者臨嫁時泣告曰：『妾已不幸一誤，毋使再誤，天若見憐，此身未卽就木，終當與若聚首。』潘後竟皆背之。余嘗謂古今男子多負義，若潘者亦其一已。

繆蓮仙曰：『二女以色故而喪財亡身，至戈誤而死，猶戀戀一無賴之潘七，噫！良可惜已！』

花仙傳

花仙姓郎，名玉娟，小字國香，行五。其祖本旗人，國朝勳田之裔，以防禦出鎮浙江，世襲至乃父，由甲科歷官江左。乾隆癸未，奉詔出旗籍，遂居杭州。其母于夫人，佞大士虔甚。一日謁天竺，至湖上花神祠，羣花玉立，西廊一紅衣仙子執蘭者，媚豔無比。夫人凝視不忍去，因戲曰：『何修得如是女？』郎當偶以絕代才增。既歸，遂孕。是時夫人已四子四女矣。甲申中秋夕，坐月下，不覺漏深，恍惚於嬋娟玉闕之中，復見紅蘭女子，而不知爲夢也。次日子夜，花仙生，有宿慧，弱齡就女傳數年，書無不覽，尤熟昭明文選，故文字無不能之。小楷學靈飛麻姑，端秀上麗。善花卉，或以鍼代穎，亦如天成。諸兄悉雅善歌吹，花仙娛母和以笛，兼及朱絲紅牙，不惟合拍，迥異凡响。風前鐵馬聲，哀怨感人，而花仙自幼喜聞之。父兄繼宦江淮，閒居不一處，然必樓而雨鈴風鐸，與橫竹焦桐相答應。故所在彩雲明月，皆爲變容。花仙亦淒絕也。既長，失怙，隨母兄出知沛縣。江南諸顯族多求聘者，夫人皆揮塵却之。無何，夫人病彌留時，諭諸子曰：『五妹非人，前人相欲，宜慎選快婿，雖死何憾？否則非孝子也。』仲子蠡湖泣受命，奉母喪歸，設奠西湖之上。錢江內戚相弔者，見花仙素妝哀豔，如白衣大士，拈出洛新蓮，莫敢迫視。許桐柏孝廉之配，亦在座中，歸而語桐柏曰：『適舟中欲爲小詩，狀其美，覺飛燕瘦而玉環肥，皆不足比，僅得坐立如圖畫五字而已。』桐柏躍然曰：『衢州太守之弟舒香郎者，少負異才，難其偶。予曾見所著文字，驚嘆納交，儀表又復俊偉，如玉山寶劍，與花仙殆雙絕乎！』遂檢行僕，得香郎白書鐵馬詞一曲，爲之媒。蠡湖喜愈篤，天台別駕方藕堂才士也，爲所作。花仙喟然曰：『太白』因曰：『詩書兩絕，令人有漢武相如之想。』蠡湖喜愈篤，天台別駕方藕堂才士也，爲蠡湖至戚，問而異之，偕桐柏寓書於香郎之兄，緩亭太守。太守陳其故於太恭人，大喜慰命。香郎泛舟如杭，與蠡湖藕堂會飲於桐柏山房，一如姻好。一時名下士競爲之記，而鐵馬蹇修之聲，不翅秦樓簫管矣。乙巳冬，時將迨吉，時下花仙適傷暑，卽小嗽。而香郎之母忽病瘡，花仙竊憂之，而嗽愈篤矣。蠡湖素友愛，時時狀香郎好處，如繪小影，且曰：『得才婿如此，何可久病？』不知病者畏病，乃適增病，不得已就醫姑蘇，去衢益遠。舒太恭人感其孝，

命香郎遣使寓書問病狀。花仙已自慮不起，和淚漬墨評書，藏之爲殉葬計。元旦猶豔妝，倩扶相賀，閱三日預知化期，迺諸子垂涕作別，舉室皆唏噓不能仰視。凡所製詩字及琴書玩好之物，皆預焚。自隨嫁衣朱翠，值累萬，亦歸祝融，旗俗也。五日立春，得句云：「莫恨春歸花始發，可憐花落春前。」翊日命畫師圖其終容，拜兄嫂而進之，淚涔涔曰：「恨事有極。」言次忽曰：「菩薩來矣！」遂歿。諸姊痛哭之，約兩時許，復甦不復能言，但自解兩臂金釧，交仲兄蠡湖，以目示意。蠡湖大哭曰：「吾當以圖釧諸物，手付香郎也。」丙午春正月六日申刻仙去，距生年二十有三，訃至郡，閤署大驚，爭諱飭以聞，而香郎夢魂感通，屢有奇驗。迨之贈至，遂大哭而燃之以燭，同室往救，幸而免，但焚鐵馬玉墀一角，花闌石凡門，盟詞尙在，拈蘭握卷，意注所天。圖外一匣，藏所製紅繡囊一片，乃病中未竟之作，金牙枝香囊繡帕一，玉墜香房一，扇腕釧一，曾著體繡鳥一雙。花仙既歿，凡郎及姻婭及閨秀之識花仙者，聞其異，無不涕零，或祭拜於花祠殯室矣。

繆蓮仙曰：「鐵馬蹇修之詞，可稱天然巧合。」

鬼谷先生傳

先生不知何許人也，不詳其鬼名鬼姓，世居鬼方之鬼谷，遂稱之曰鬼谷先生。自秦失政，先生鬼避山林久矣。鬼王聞其賢，屢遣鬼使齋冥鏹束帛徵之。先生曰：「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？」固辭不住。鬼母曰：「家貧親老，不爲祿仕，日月逝矣，你做得官來，我做鬼於女安乎？」先生潛然泣下，請往。其母送之，及聞戒之曰：「寧爲瘟鬼，無爲房鬼，寧爲酸鬼，無爲餓鬼，寧爲糊塗鬼，無爲刻薄鬼。」先生唯唯就道，鬼卒擁護至鬼門關，關吏飛鬼出迎。先生放下鬼臉，備詢關中事，鬼話甚多，不能悉載。途次有吏房白日鬼，戶房大頭鬼，禮房無祀鬼，兵房替死鬼，刑房催命鬼，工房掘搜鬼，及三班急脚鬼，呈送須知鬼錄。先生憑式而觀，拂然不悅。其時門役伶俐鬼，短命鬼，鬼頭鬼，腦

不知所措，曲盡鬼計，獻鬼殷勤。先生之色稍解，方言地方鬼未之有見，我非冥鬼耶？吏役等急進而搗鬼，先生曰：「無庸，後將白之。」遂命鬼卒伏行鬼道，擇鬼滿日視事。先生乘鬼車從容而入，再拜稽首，陞鬼座，三聲鼓樂，見神著鬼，兩廊擁擠，喝人罵鬼。先生正色而坐，儼然活鬼，吏役序次而進，喝畢鬼名，滿堂鬼叫，觀者如堵如耀。一時先生人爵已得，天良遂泯，利欲可嗜，母命頓忘。終宵鬼火不絕，鬼筵謳亞者，鬼戲也。滿目明星羅列，不知東西者，鬼燈也。馨香滋味，雜然前陳者，先生作酒鬼也。粉白黛綠，爭妍而取憐者，先生作色鬼也。亭前鬼，八卦鬼，作樂也。籬上鬼，餽首鬼，慶壽也。刑名錢穀，費盡鬼謀，爭上使下，無非鬼混。釐毫絲忽，鬼打算之必精，斬絞徒流，鬼主意之獨出。致書修稟，惟恐鬼詐之不周，發記號件，惟恐鬼眼之或漏。飭題飛報，盡是鬼胎，照得卷查，無非鬼抄。山居者獻糊猴鬼，水利者納鬼螺螄，莊農刻苦豆子鬼，旦且而輸，婦職艱難，三尺鬼多多益善。兼之鬼門門，鬼打牆，鬼頭刀，凡蠅頭小利，挾一技之長，可以剝削者，纖毫不遺。即赤貧無賴者，亦必派之，鬼挑擔，鬼推磨，無所不至。由是吏役乘之，羣起之行，其鬼登，遇事輒踢鬼，有錢即弄鬼，叫哮平城市，放縱無忌者，鬼私羅也。籤票之飛揚，威福立至者，鬼畫符也。人偷一鬼偷，偷上行下效，惡鬼塞途，地方震怒，穢聲狼籍，此戶鬼相罵，沿街鬼見愁。甚至賣鬼鬻女，鬼哭神嚎，鬼王聞之，赫然斯怒，命鬼頭鍾馗曰：「鬼谷氏，奸鬼公行，上干天怒，公忿所在，罪當冥誅，爾其殛之！」鍾馗隨集五方惡鬼，執而詰責。先生俯首無辭，傾刻作刀頭之鬼，並夷其黨。至今千百餘年，往往鬼哭，是鬼谷猶不知愧悔也。嗚呼！今之爲鬼爲蜮，其鬼谷先生之苗裔也夫！（沈寧遠）

繆蓮仙曰：「仕路乃人鬼關，慎弗走入鬼道。」

盲女王三姑小傳

王三姑字香隱，蓬門中清慧女也。失明後，遂遊彈詞鄧學禮之門，授其音旨，粲花妙舌，娓娓入情。席間喜射覆

猜枚，遇嘉賓必一一問姓氏里居，皮裏陽秋，人弗覺也。接談後，閱歲時會於他，所聞聲而知爲某某勝常道，故主賓爭以爲榮。雖素慳者，不惜纏頭贈之。其尤欽重士林，孝廉中有投分而艱於北上者，始焉勸駕，終且解囊。寒士針芥之合，聞緩急，往往拔釵脫劍，陰博其歡心。儼有紅妝季布，翠袖朱家之譽焉。當某撫軍時，聲名噪甚，大官眷宅，爭招致署中，爲夫娘輩低唱佐觴，金帛外兼遺珠玉。離商宴集，座中無三姑不歡，幾置南部梨園於不問。名士偶有雅醺，預遣伴致意，或覲面訂期，必俟香隱首肯，然後舉觴。甚如臨江隨園二老人遇之，亦心開目明，各有詩梓入集中。舉國若狂，可謂人妖矣。詩箋多不勝述，余獨取崔夫人浣清題贈簪頭一絕云：『唱罷楊枝又竹枝，西風吹上鬢邊絲。人間多少繁華夢，都在秋娘未老時。』所謂妖嬈女老，一彈再三嘆，慷慨有餘音者矣。

繆蓮仙曰：『予向聞香隱彈詞於顯者家，座中杭堇浦先生謂諸香老云：『此女盲於目，不盲於心，吾輩醉時語當矜持，毋使其姍笑也。』又嘗與陳花農先生約，誓爲女弟兄，其見重於名公卿如此。』

■ 泥美人小傳

美人倪氏，小字白頭，婉矜從女也。少孤，伯父判官某育之，善修容，紅袖金釵，不去身。婉矜嘗嘆曰：『今日紅顏，他年黃壤，去學仙可矣。何鬱鬱處塵中耶？』姑蘇御史白公聞其美，遂委禽焉。孩提之童見之，輒破涕爲笑，或且狎弄之。然性持重，終罕得其言笑。御史愛甚，會有譖之者曰：『美人直糞土耳！』古有褻姒不輕笑而亡周，又有息嬀不輕言而亡息，美人直糞土耳！御史怒弗聽。念夫工翠妍笑，所以悅目也，巧言如簧，所以怡耳也。柔肢婀娜，如柳如花，所以娛永日，快心意，然究與宜室宜家之道何補？嫺靜如美人，宜御史之不受譖也，或比御史於登徒子則過矣。御史虛心志峻，丰裁縱爲世推移，屹然有以自立，世咸稱爲不倒翁，而能委曲以憐美人，其憐之也，美人固有可憐者在也。此紅彼白，正不得妄加論斷云。

外史氏曰：『御史後載美人遊五湖，效陶朱公故事，美人溺焉，有詩哀之：不道白頭隨遊水，願從黃土覓佳人。聞者莫不泣數行下矣。』繆蓮仙曰：『美人黃土，感慨係之。』

東生傳

東生者，吾杭富家子也。其先潁川人，姓某，名文旭，字譯民，以生於鄉之東，因號東生。行三，美秀而文，父母絕愛憐之。年十九，娶吳興某氏女，情好甚篤。居數載，會里中病疫，生亦染疾。疾前一日，生置酒與女暢飲，似訣別意。家人不喻也。疾數日卒，回煞期，延羽士至，家人環哭。女忽仆地，作生語曰：『吾東生也，生前與女情厚，不忍長別。離且吾死，女獨生，亦良苦。吾欲偕去，爲地下伴，可速行。』家人懼，咸爲女乞哀，弗聽。生父母含涕諭之曰：『爾欲索婦爲死伴，獨不念我二人無生伴乎？爾應留婦伴我，吾當爲爾另娶一婦，毋相擾也。』於是東輩人，一而貌服飭如女狀，焚於生靈前。久之，始許諾泣而謝。女乃厥然起，號哭如故。家人以前事問之，不知也。自此亦寂然，無他異。時予目擊其事，喟然曰：『嗚呼！情之所鍾，理有必至，鬼尙如此，人可知已。夫生前之篤於情不奇，死後之仍爲情牽奇也。死後之牽於情固奇，死後之牽於情而終不爲情滯，尤奇也。天下無情人，不如有情鬼。若東生者，可以風矣。』（崔佳鈞）

繆蓮仙曰：『鍾情之人，生死不易，東生篤於伉儷，至欲挈其妻爲泉下侶，亦出於情之正者。卒之以父母諭而易妻以去，情也，通乎孝矣。此文曲曲傳之，尤爲死者寫生。』

烏有子虛列傳

洪荒之世，有先生焉，居無何有之鄉，廣莫之野，烏有姓，逸其名，人之知與不知者，皆稱曰烏有先生。先生少失

怙恃，長聘無是公女，未娶，惟日與其友子虛子遊，家貧，四壁空虛，廓如也。性疏曠，以天地爲逆旅，萬物爲芻狗，居恆好彈無弦琴，詠無聲詩以自娛。一日子虛子謂先生曰：『君姓烏有，吾號子虛，忘名矣，不能無名。吾聞之太上無名，我輩不猶其次乎？曷若并上而去之，使人不知所謂烏有先生與夫子虛子者，豈不甚快？』先生曰：『善。』於是偕子虛子逃名於太初之國，就渾噩氏居焉。渾噩氏在位千載，禪於無懷氏，有饕餮窮奇渾敦檮杌四凶作亂，與之戰弗克。無懷氏耳先生之名，知其有匡濟才，屢徵不起，乃三顧其廬，卑禮厚幣，以請先生。先生嘆曰：『甚哉名之累人，固無所逃於六合之外也。』不得已應聘而出，并薦子虛子爲輔。當是時，先生受相印，運籌帷幄，以專征伐。子虛子拜上將軍，使劍握符，統版泉之師，敗四凶於爪窪之國。捷聞，無懷氏大悅，封先生爲邯鄲郡王，食邑槐安南柯，加九錫，封子虛子爲華胥國公。先生與子虛子咸上疏，乞骸骨，飄然而歸。先生謂子胥子曰：『吾與子本欲逃名，不料終爲名累，今者功成而退，必遊於外方爲可。』先生夙好黃老之學，遂自名爲元元道士，徜徉於十洲三島間。子虛子亦入靈山，登極樂世界，自名爲空空和尚，皆不知所終。

外史氏曰：『烏有子虛，其初不欲以名見，論者幾碌碌未有奇節，及無懷氏興，委以重任，而二君之勳爛焉，雖與後世之留侯武侯爭烈可也。卒之視富貴如浮雲，遁跡方外，爵位雖高，終已不顧，所由殆與智名勇功之人異哉？』以無起，以空結，變滅皆化，烟雲勝於耶聊授枕，祇樹譚經，末後一贊，當是蓮仙自爲寫照。（夢漁王敬曾）妙手空空，可以悟道，可以參神。（小石釋了事）

周櫟園奇緣記

河南周櫟園先生亮工爲滁牧，一莅任時，州民共觀之，以公少年科第，貌秀雅，咸嘖嘖稱羨。官署前有銀工錢氏女者，年及笄矣，生而美麗，性聰慧柔和，素自負，不肯偶俗流。一見公，心動焉，退而臥不起，母疑其疾也，問女何

苦女曰：『兒之苦，母所不能解也。』母訝之，走語父，父致詢，女不言，與之食，不食，如是月餘。錢獨女無子，夫婦受憐甚，百計誘之言曰：『女自念惟一死耳。』因墮淚云：『天生我貌，復少假之才，即當生我名族中，縱不得作顯者婦，不失爲士人妻。今不幸父賤業，以類爲偶，逆計異時所適，不出一銀工而止。』曰：『然則兒何欲？』女曰：『兒不言亦死，言亦死，兒欲得事人如新牧周公，品貌科第。』其父曰：『癡妮子，彼赫奕若此，寧尙無婦，縱未有婦，肯墮女家耶？』曰：『兒豈不自揣，第得爲侍妾，死不恨。』父曰：『小兒女全不曉公令，渠爲民父母，敢妾治下女乎？』女遂不言不食如故，竟成疾。父母憂甚，延醫爲生，理焉。葛爲滁國士，應酬官衙，得出入於周公所，視女無他疾，惟中懷鬱結耳。父母憂甚，諱語之故。葛素有俠腸，曰：『小姑毋自苦，吾且設策爲汝媒，倘有天緣，幸而成，不可知，宜自愛，勿使憔悴。』女遽起叩頭謝，居數日，公延生入視脈，生按視良久，狀出神，似別有所思者。公曰：『吾飲食稍減，無恙乎？』生不答，他視而笑。公復云：『生終不答，笑自若。』公怒曰：『汝目中竟無我耶？』胡語汝若不聞。『生請罪曰：『某見公，不覺觸一事，殊可笑，故失對。』因問何事，可共聞乎？』生故不敢言。公云：『第言之，何害？』曰：『公弗責也。署之前有錢氏女者，』既言復止，公問錢女若何？曰：『曩者見公之玉貌，且耳熱，公少年科第，才出羣，女自負素有姿，工女紅，頗知書，誓必人如公者，始事之，爲妾不辭。又度勢萬不能，將餓以死。生哀其志，悲其遇，而嗤其妄也，是以笑耳。』公曰：『世有女子憐才若此者乎？情不可負也。今與君約，明晨吾當出謁客，君語彼倚門，俾我見果適我意，我微作首肯狀，以定情，當曲成之，不可則速已。』生語女，女自信曰：『吾事必諧矣。』晨起略事櫛沐，裙布釵荆，公在輿望之，不禁首肯者三，衆不覺也。女卽入，公歸，思所以動夫人者，曰：『世間不虞之譽，有出人意外者，吾與卿抵此未久，外間何所聞，乃有銀工女某者，謂夫人大家女，賢淑世無光，彼不幸爲小家子，未嫻教誨，若得朝夕侍夫人學閨範，雖爲婢有榮焉，是不亦癡乎？笑所慕而若是。』夫人曰：『寧有此耶？』公曰：『我何由知？』醫生某笑其愚，爲何以之示爾也。』夫人召生，叩其詳，公已預白，生卽宛轉曲爲之詞，以悅夫人。夫人曰：